

剪烛集

JIANZHUJI
薛来武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剪烛集

JIANZHUJI
薛来武 著

余英时

主 编：余英时

副 编：余英时

编 者：余英时

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太原市重兴街

邮 编：030015

发行：0321-4055

0321-40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剪烛集/薛来武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203-06942-3

I. ①剪… II. ①薛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479 号

剪烛集

主 编:薛来武

责任编辑:侯浩天

装帧设计:谢 成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太原市新华胶印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8

字 数:60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6942-3

定 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序

来武同志文集
第四卷 序言

现如今，“文以载道”这句名言，大家都不陌生。只是，什么是道，道在何处，却未必凡人尽知。古人说，“万事当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汞泻地，粒粒皆圆；如月映水，处处皆见，大至于治国平天下，小至于一事一物、一言一动，无乎不在焉。”尝读古人留下的文字，大者如诗书易礼乐春秋，降而若诸子百家、历代名人雅士的文集，乃者各类正史野史、稗官小说之类，以今人的眼光检视，虽有正谬高下精粗之别，然其于当时及尔后的世风人情，多寡不同，皆有所裨益。原因在于古人文中有道，而非无病呻吟，连篇空话。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所谓文章千古事，万世不朽也。

浏览时下一些名噪四起、纸贵洛阳的文章，总的感觉，是作者头脑聪慧，语言的功夫也甚了得，鸡毛蒜皮、妇姑斗嘴的小事，竟可以东拉西扯、汪洋恣肆，顿辄挥洒数万言。更有甚者，世上子虚乌有之事，道听途说之言，居然妄言亲自亲历，赫然入文，以求标新立异于一时，博孤勇之名于大众。相反，于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于国家的前途命运，于身边群众的疾苦，则几乎无一字搭界。我常常觉得，这些作者好像是从天上来的，因为向来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也就不知道人间事，不懂人间情，不问人间的是与非了。这叫做有文无道，或者说道所非道。是缺乏写作起码功夫的表现。

来武同志不同。他虽然算不得名人，他的文章的影响力也有限，但他每有述作，必有所钟，空谈放诞、无病呻吟、标榜肆才之文，尤所恶之。

近年来，退食之余，来武同志“位卑未敢忘忧国”，思考社会，思考人生，读书不止，笔耕不停，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择其较有意义者，编成小书数种，供家人和常来常往的朋友阅读。其中已有《日下杂谈》

目

录

辑 一

- 华贻芳先生 / 3
- 李纪明先生 / 6
- 杨尚枫先生 / 8
- 郑雪樵先生 / 10
- 袁吉平同志 / 12
- 王孝雄先生 / 16
- 仗义每从屠狗辈 / 21
- 顾 准 / 25
- 李 敖 / 28
- 敢吃螃蟹的人 / 31
- 来信二哥 / 33
- 晏阳初和段绳武 / 35
- 世间自取苦人多 / 40
- 汪精卫的前半生 / 43
- 孔子论穿衣吃饭 / 47
- 观色闻言与知人 / 51
- 官吏的精彩 / 53
- 故事四则 / 56
- 信 仰 / 58
- 孝庄太皇太后 / 60

- 述律皇后和一国两制 / 63
- 改革家冯太后 / 66
- 赵匡胤治贪 / 71
- 洪秀全的错误 / 73
- 明君与贤臣 / 78
- 范增与项羽 / 79
- 知耻近勇 / 81
- 训俭示康 / 84
- 朝代的名片 / 87
- 子承父业传薪火 / 91
- 岂为科名始读书 / 94
- 特立独行的辜鸿铭 / 98
- 古来材大难为用 / 103
- 历史上的三位亡国之君 / 106
- 古人怎样看待贫与病 / 111
- 司马穰苴和孙武 / 115
- 卻克和晋景公 / 117
- 莫尔和他的乌托邦 / 119
- 公 社 / 124
- 最伟大的俄罗斯人 / 128
- “共产主义制度受害者纪念碑” / 130
- 占据了道义高位的人 / 132

辑 二

娃娃们应该怎样爱国 / 137

透明度革命 / 140

装 璜 / 142

论公平 / 144

关于主义 / 146

我们真的无话可说 / 148

刘晓庆为什么不能出文集 / 151

救救孩子 / 153

得补钙 / 155

说 忍 / 157

做事与做官 / 159

由太原的市庆说开去 / 162

关于“文革”的回忆文章 / 166

为尊者讳 / 169

关于充分肯定 / 170

学吃亏 / 172

奴性加无耻 / 175

人情淡最长 / 176

地球可载几多人 / 178

关于问责制的问 / 180

中国人和西洋人 / 182

一点回忆 / 185

公务员的本分 / 187

民主小议 / 189

和谐社会大体也是这样 / 190

生存成本 / 192

治企必先治吏 / 194

即心是佛 / 196

漫谈人的寿命 / 198

中国需要“管事宽” / 201

节约型社会 / 203

标语和口号 / 206

但愿同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 208

关于财富问题 / 210

“洪洞县里没好人” / 213

美国的官难当 / 217

有朋自近方来 / 220

禁条纷出说明什么 / 222

悔之于后不如律之于前 / 225

女人与美 / 226

择 友 / 228

读报偶记 / 230

老年人戒之在得 / 233

教育局长的门槛有多高 / 235

商账追收师 / 238

文明在哪里 / 240

我眼里的欧洲 / 242

难 / 246

不必太在意亮点 / 248

我们都是虐杀者 / 251

“一号事件”断想 / 254

老百姓改革什么 / 256

知识分子两件宝 / 258

言为祸母 / 260

老年修佛 / 263

状元和落第生 / 265

晚来的好消息 / 266

政府管什么 / 268

媒体难辞其咎 / 270

论 捧 / 272

新的和好的 / 274

“铭心绝品” / 277

巧把尘劳为佛事 / 281

最可怕的堕落 / 284

大 爱 / 287

我们的史册在哪里 / 290

怀疑一切的时代 / 292

坏事和好事 / 295

开发商和物权法 / 298

行李 / 303
 也说文人的拍马屁 / 305
 城市细节 / 308
 做个挺直腰板的人 / 311
 骄傲的民族 / 313
 论 俗 / 315
 自杀的价值 / 318
 能与为 / 322
 冰雪灾害去后思 / 324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 / 329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 / 336
 周期率 / 340
 行路难 / 344
 笔杆子的良心 / 347
 “五·一二”让我们想到了什么 / 349

辑 三

粪桶捐 / 355
 多磕头少说话 / 357
 祭蛭蛭 / 360
 醒 目 / 362
 话说野菜 / 365
 端午节 / 367
 过大年 / 371
 别错怪了民谣 / 374

和童工对话 / 377
 蒲公英的启示 / 381
 读《陋室铭》 / 383
 音乐的困惑 / 385
 向阿 Q 学什么 / 388
 情系西西里 / 390
 中国的书法艺术 / 393
 文字游戏 / 395
 树的对话 / 397
 读《我在德国上小学》 / 399
 回文诗词 / 402
 扫地的学问 / 405
 快,短,命 / 407
 于丹的心得和百家讲坛 / 410
 国 宴 / 412
 国民读书率 / 414
 追星族追什么 / 416
 也说读经 / 417
 洒向人间都是情 / 419
 对联与世风 / 420
 一个奇特的爱情故事 / 425
 会说话的博物馆 / 429
 关于个人崇拜 / 431
 也谈经济增长主义的弊端 / 433
 历代古籍知多少 / 435

 后 记 / 438

辑 一

一

华贻芳先生

在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除了原始公社时期,情形基本是这样:越是声名不显,地位低微,处境比较艰难的“小人物”,越是在脚踏实地拼命干着利国利民的大事。他们或工、或农、或商、或文、或武、或学,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事。正是由于他们不停息地酿造,不停息地献出,才使得为数不菲的肩不挑,手不提,“心之官”又懒得“思”的“精英”们,天天华屋高车,日日灯红酒绿地享受人间的“超级豪华”;也才使得我们置身其间的这个社会,贫富贵贱,尊卑上下,各就其位,犁然有序,因此,如果有一天,哪个“神经病鬼”,突然喊出一句:“小人物万岁”,我想,我也许会情不自禁地附和几声的。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这大半生,经见并接交的绝大多数是处于社会边头堰埝的“小人物”。有几位,是除了“小”,还有些“特”的,以至于让我景仰感佩,终生不忘。华贻芳同志,即其中的一位。

说起贻芳同志,所知者确实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提起中共早期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翻译家、教育家华岗先生,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就少有不闻其鼎鼎大名的了。贻芳同志,就是华岗先生的长子。贻芳同志的母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鲁迅先生曾为她的小说作序。其实,贻芳同志自己的经历也颇光显。早在解放前,还是十几岁的中学生的時候,他就已经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成员了,而且,受党的指派,参与了许多进步活动。建国伊始,风华正茂的他,被选派到捷克留学。但是,正如古语所说,“寿夭在天,穷达有命”。正当贻芳同志的人生,展现一片大光明的时候,华岗先生突然罹难。依其时惯例,贻芳同志也就从此交上了“华盖”运。一九八〇年三月,中共中央为华岗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而此时华岗先生的墓木早已拱矣,贻芳同志也已是年逾半百的人了。

我与贻芳认识,始于一九八七年。那时,他是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我是山西省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清水衙门,人情味往往比较浓醇。开会就见面,说话也随便。由陌生到熟悉,到相知,到友善。近20年间,虽然彼此没有请过客,没有送过礼,浸润之辞不言,群党之事不行,桑拿浴、豪华大酒店之门不入,泡小姐、包二奶的事不闻,纯而又纯,淡而又淡,是货真价实、百分之百的“君子之交”。但也就是在这纯与淡中,贻芳同志给我留下一些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是他对事业的执著。就说“民办”罢。这个词,尽管事实上起于上古洪荒,历朝

历代,除了政治而外,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无不以之为主流,畅而行之。只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前些年,才莫名其妙地演变成一个与“资”呀“社”呀纠缠不清的犯忌的词。个别职级崇高的人物,公然下达指令,禁止在正式文件中使用“民办”一词。这,固然荒唐可笑,但坚挺有力,因为支撑它的是权力。因此,一时,连有些一向鼓吹“民办”最力的人物,也不得不三缄其口。贻芳同志秉性峭直,在是非面前,敢于是其是、非其非,向大人物叫板。他写文章,发表讲话,激烈地批评个别高官封杀“民办”的言行,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的希望在改革,改革的希望在民办”。以后,他陆续写了好几个“小册子”,引经据典地论证了“民办”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出现,重新发展,重新壮大的必然性,并把它理论化为“民办、民有”,受到了理论界的赞许。如今,“民办”、“民营”,成了各级官员口头上最时髦的一个词,可谁承想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这个词还有过一场激烈的交锋呢。历史再一次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这里要申明一点:我佩服贻芳同志,并不在于他的对与错,而仅仅在于他敢于向任何强有力的人物表明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这才是他的最可贵处。我向来认为,在中国,从古到今,不乏有鉴别能力的知识分子,却很少有敢于面对不利语境,面对“大人物”,直率讲出自己观点的知识分子,如果有,也会被认为是傻子、疯子。

第二,是他异乎寻常的忧患意识。在重大的敏感问题上,所谓“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本非中国知识分子的天性。历史上,不管佛与道盛行到何种程度,中国知识分子“入世”的积极性,从未降温。孔孟及其徒子徒孙们,是关心政治的;东汉时,三万太学生批评朝政,虽然被杀的杀,关的关,流的流,夷的夷,“请议”之风被压下去了,但按下葫芦浮起瓢,“清淡”之风又起,不少知识分子或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或避入山林,或蛰居土屋,或化为渔樵,“竹林七贤”由是出矣。历朝历代,随着环境的宽猛,知识分子关注政治的形式时有变化,但葫芦里装的“药”是大致相同的。所谓“出世”,都是出于不得已,是消极的积极。范文正公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亦忧,退亦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只要有机会,就想行其志,展其才,作些于“立德、立功、立言”有益之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斩不断的情结。贻芳同志也是如此,他活着有自己的主张,生存有自己的原则。清人项莲生言:“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贻芳同志反其道而行之:凡人生苟乐消遣之事,他大都不曾涉足,麻将、象棋、烟酒、名正言顺的“超级享受”,统统不与也。他的最大“赏心乐事”莫过于读书,思考问题,写文章,洗冷水浴,而且终生行之。勃发少年时必于是,华发苍然时必于是;前路风光时必于是,处境黯淡时必于是。退出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后,贻芳同志又参与主持了北京中关村的老板们为之设立的泰山产业集团和泰山产业研究院,转瞬间又是十年。这十年中,贻芳同志接触的层面提升了,感知的来源扩展了。因此,尽管他读书,思考,写文章,围绕的主轴依旧是“民办”、“民营”和中国的改革,但目光更加冷峻了,评说更加客观了,思考更加深刻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对中国某些现状的隐忧、担心、着急。“听其言而审其本,视其事而较其实,观其行而考其迹”。我以为贻芳同志够得上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当代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第三,是他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这一条,也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正直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贻芳同志的思想是改革的,甚至是激进的,而个人生活的原则,却是低调的,保守的,甚至是怀旧的。想来,这也正常。历来主张改革前进的知识分子,大都如此。贻芳同志“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数十年如一日,守护着“恬淡自甘”的原则,从不超越“雷池”半步。多年来,他接触过的、倾力帮助过的人物中,不乏成功者,但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取过一个硬币的好处。如果有哪位企业家要对他“意思意思”,他会认为是对他的大不尊。他的住,在北航,“茅茨土阶”而已。我记得,数十年前,他曾经为搭建一个临时性的厨房,居然全家大费周张。他的食,“箪食瓢饮”罢了,与中国最基层的市民相差无几。这几年,让大款们的钞票焐得炙手的什么珍稀族羽鳞之类,什么大进大补、壮这壮那之物,他一概不闻,不视,不与。他的衣,寻常又寻常,至多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只是他能与“衣貂裘者并”而坦然。至于他的行,更不消说了,大多数情况下,步脚而已。早些年,当协会秘书长时,曾经有过一台破面包车,使用起来比行脚还费事,体面的机关大都“不得入内”,只好弃而不用。如今,贻芳同志已是年逾七秩的老人了,读书依然勤奋,思想依然活跃,笔耕依然不止,关注“民办”、“民营”和改革开放的拳拳之心老而弥坚,老而弥挚。

这就是一个老革命家的后代华贻芳同志,一个中国再普通不过的知识分子。

2005年8月6日

李纪明先生

李纪明先生，山西武乡县人，是“扛过枪”，“渡过江”，“受过伤”，“吃过糠”的老革命，曾经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建国后定行政十三级，为省电台常务副总编辑。七十年代初，“下放”到雁北浑源县电厂“锻炼”，家属、子女悉随之。由省电台到县电厂，有来由，用其时管“下放”事宜的某领导的话说，是“专业对口”，言下，不无“照顾”之意。

语曰：世事难一，所谓“异代同风”者有之，“同代异风”者亦有之。而近年来，见诸报刊的议论，但凡谈及“文革”中的人和事，几乎一言以蔽之：坏。其实，无论何朝何代，知人论世，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人，任何时候，都有上中下；事，任何时候，都有好中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扬其一面，抑其另一面，都是有失“允执厥中”的。有道是：“行愈卑者言愈伪”，我以为，这句话倒过来，“言愈伪者行愈卑”，也是成立的。一个政治口号来了，所以常常产生所谓“风行草上必偃”的效应，就“民”这方面，说到底，不外乎两条：一，无知无识，又懒得“再思”，这是随风；二，审其时，度其势，心有所希冀，这是追风。此追彼随，言必伪矣。而伪言，毕竟见不得光，如李开先的咏雪“打油诗”：“六出飘飘降九霜，街前街后尽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

我第一次结识李纪明先生，是在一九七一年春天，市里开“战备”会议的时候。那时，他刚回到大同市上班，安排到市“革委”政工组任副组长。印象是：他中等身材，浓眉圆脸，目大而有光泽，着一身灰“的卡”棉衣，戴棉帽，穿棉鞋，系条线围脖，步履沉稳，全然一副“老雁北”模样。会后，明确他分管报社，兼任报社党的总支书记。我，由是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直到一九七五年他奉调回省，整整四年之久。现在回顾起来，纪明先生是这样一个人：当初次瞥欸面对他的时候，只觉得他平实质朴，并无太明显的卓异之处；而一旦相识既久，尤其是离开他的时候，便会深深感受到他是一座深埋广积的精神富矿，在他身边工作，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幸运。

纪明先生是个厚重的人，十足的读书人气象，立身行世，言不诡时。纵然在那举世“刮风”的年代，也不拾人咳唾，上下声名，左右风会，诚如古人所谓：“磨而不磷，涅而不淄”。他分管报社工作，日常一应杂事，概不过问，唯于每日的报纸“大样”，却不惮其劳，无论什么领导人看过，改过，他都要亲自检视，把关甚严密。他尊重排字工人的劳动，通常改动不多，即使关碍处，非改不可，也持多就少动原则。纪明先生，文字功夫老到，有时不过更易一二字，而细读深品，与原文却文通而义有别，又向背倚伏，有所回照，诚所谓

“点石成金”之笔。他常说,在报纸上,过头话,极端语言,华艳浮繁的辞藻,杜撰的时髦口号之类,一概不要。体现了他重平实的风骨志节。

纪明先生是一位谋虑深,见识广,智而不惑的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举世奉行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大环境下,他不能迥殊于众,亦不欲糊涂而混同。他恪守古人遗训:“行当所行止当止,错乱中间有条理”,在其位,谋其政。谋亦严守界限:于分管的事,分内的事,谨而勤;于“参与配合”他人的事,场面上应酬的事,则多“不与焉”。行有余力,就到工厂、农村看看,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学习”。我曾经陪他去过北郊区的镇墙大队,破鲁大队,南郊区的齐家坡大队,王家园大队等农村“学习”过;也去姜家湾煤矿,汽运二公司,同力橡胶厂,合金冶炼厂等一些厂矿企业“学习”过。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召开一些小型的座谈会,尽可能让大家多谈些情况,而他自己则口问,心想,手记,甘当着“小学生”。这种“学习”,于他自然不无益处,而同时也增添了一些苦涩。他想了解的是工厂、农村的生产情况,群众的生活情况,而无奈“南风之薰兮”作用太大,人们告诉他的多是“斗批改”的情况,“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情况。心行路绝,沟通不易。

纪明先生是个面不忧而心忧的人。有一次,我们在北郊区招待所的窑洞里聊天,他心情沉重地说:“基层干部也变了,尽说假话,大话,空话。对群众的疾苦,根本不放在心上,一味迎合上头的意思,追风赶浪……这么个大国家,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层层相欺,总有一天要出问题……”,还说:“现在许多人,动辄‘最高指示’长,‘最高指示’短,就不想毛主席重病在身,口不能言,耳不能听,他的每一句话,都要通过一个娃娃传达给中央,谁知道这里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纪明先生平素不言,言则意深而永。可见,他关心的是大事。当很多人欢呼“莺歌燕舞”大好形势的时候,他却担心的是“宰豕亡吴国”。及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大事”发生之后,我才醒悟到,当初,先生之虑未乖,先生之见尤卓。

世事曲折,人生遭际难料。纪明先生调回省城之后,思想并不太愉快。他是个内向而要脸面的人,久郁必凝,终于酿成不治之症,可惜正值人生之盛年的他,竟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三日,凄然而逝。

“日光之下,添燃一灯”。这些话,权当是于他的一些怀念吧。

2003年9月20日

杨尚枫先生

杨尚枫先生，晋东南襄垣县人，老红军兼老报人，原山西日报社副总编辑，行政十二级。十年“大革命”中，历经磨难，后被“下放”雁北地区最贫困的平鲁县向阳堡公社向阳堡大队插队劳动。七十年代初，大同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王金贵同志，得人心切，拐弯抹角，请尚枫先生回到大同市，名义为大同报社“顾问”，实际是协助市里主要领导同志抓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我由是有幸结识了这位可敬的长者。其时，尚枫先生大约五十出头，已华发苍然，体姿微佝，面颊骨削，且患有慢性荨麻疹，瘙痒难忍，状甚痛苦，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一些。然而精神焕发，目光如炬，说话底气厚足，干脆利落。

尚枫先生给大同报工作人员讲过几次“业务”课。他知识深博，辅以办报多年，轻车熟路，加之口才又好，使我们这些门外汉获益匪浅。从马恩列斯毛论报刊宣传，中国的报业史及著名的代表人物，到党报的宗旨，办报人员的基本修养，报刊“言论”与各类新闻报道文章的特点、写作，乃至版面编排技巧等等，他无不从大同报工作人员的实际状况出发，苦心疏释，化生涩为趣味横生，化繁难为平易。尚枫先生讲课，语言简直，毋多忌讳。于其时报刊上的文章风气，多持批评态度，但其矛头一般指“文”，而较少涉及“道”。他的主张，归纳起来，是：一，“文以载道”是基本原则，有文无道，有道无文，文道脱节的报导，都不可取，倘若刊出，是浪费版面，浪费读者的精力；二，文，无常体，但应以有体为常；无定体，又应有惯体，写什么，要大体像什么，符合惯例，即《文心雕龙·论说》所谓：“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论文则以叙，引共纪”；三，内容无轻重浅深，千篇一律“穿鞋戴帽”，是“洋八股”的流风，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了，为新闻报道大忌，要扫除；四，语言要干净利落，一篇报导文章中，若除了黑体字，全是古人早就讥讽过的所谓：“一个孤僧独自行”，“关门闭户掩柴扉”，之类的废话，是最令人厌恶的事情。于“道”的批评，虽少，同样峻而刻，切而永。由此，不难参见其人格的一斑。

尚枫先生也是理论家。他熟悉马列经典著作，曾多次在雁北地区千人大会上作《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毛主席《矛盾论》、《实践论》的辅导报告，并以其左右逢源的征引，深入浅出的议论，放言直率的分析批判，受到不寻常的欢迎。

古语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果然，随着名声威望的愈见显隆，为他后来在雁北地区遭受麻烦，种下了“业根”。当初，地委领导人也是出于好

意,安排尚枫先生担任了中共雁北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这样一个位置,本来,按尚枫的才学,资历,也算不得什么“重用”,可是在雁北这个小地方,就不得了。因此,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清”之时,他就没来由地被打成了“和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由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十年“文革”的“旧戏重演”,什么“撤职罢官”,“抄家隔离”,“批判斗争”,全般套数都用上了。直到省里领导同志说了话,他才重新回到山西日报,“官复原职”,算“解脱”了。

当气氛略有缓和之时,我曾于一个晚上,去雁北地委机关宿舍看望过他。其时,尚枫先生心情相当激动,说:一切与“文革”无二,有些做法,在“文革”的基础上还有发展,例如地区公安局某局长拿手枪对准他的头,表示可以随时开枪打死他,这是他在“文革”中也没有遇到过的事!

尚枫先生是个生命力旺盛,视工作如命的人。回省报重操常务副总编辑旧业的这段时间,他呕心沥血,为提高报纸质量,重建各项规章制度,整顿采编队伍,做了许多工作。这期间,我曾多次看望过他,觉得他精神状态异常亢奋。有时谈到在雁北的事,他歉歉而坦然,说:“已经过去的事了。”还说,现在雁北来看望他的人不少,有表示安慰的,有表示歉疚的。而面对这位富于才华而屡遭蹉跎的老革命家,老学者,老报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同纪明先生一样,尚枫先生也是患癌症去世的,时在一九八二年。今已墓木拱矣。

2003年11月8日